

感悟人生

有一种存在

□杜玉芝

清晨迎着扑面的春风走进办公室,我首先要做的是打开电脑,登录企业即时通讯平台,当我看到从公司管理层至职员头像依次亮起,内心就会不由自主地升起一面令人振奋的旗帜,即便没有联络,足以令我的思维活跃,步履轻盈。

晚上下班回家,总是乐意极尽烹调所能,制作两三盘可口菜肴,和家人共同享用精美晚餐,然后各行其是。看电视的,看书的,而我则喜欢遨游在文字的海洋。我们互不打扰,却能从彼此的存在中感受出一种和谐的氛围,或许对方没有说话,已是一种无言的默契。静谧的夜晚变得无比诗意,隐伏着无限生机。

有一种存在是一种思想的鼓舞,有一种存在是一种心灵的慰藉,而有另一种存在,则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

三国时有这样一段故事:诸葛亮二出祁山,当时赵子龙已年逾古稀,依然请求出战,诸葛亮先生说:将军不必出战,只要让敌人知道你还在,我后防定会固若金汤,这无疑是赵子龙英勇果敢的战斗精神所留下的无穷威力吧。

当诸葛亮先生谢世后,蜀兵徐徐撤退,司马懿率曹魏军追杀其后,正在这紧急关头,只听得一声震耳的炮响,蜀军队伍中出现了一辆四轮车,车上端坐着诸葛亮先生,羽扇纶巾,身披八卦仙衣,口中念念有词:“仲达,别来无恙!”司马懿闻听是自己最佩服又最惧怕的诸葛亮先生,顿时闻风丧胆,滚鞍落马。

一种充满了智慧的精神存在,能击败一切邪恶,放射出令人敬仰的光芒。这种光芒穿越历史,照耀后世。于是,我们变得勇敢,坚强,进取,但也不乏善良,侠骨与柔肠。我们会为汶川震灾而无私奉献,也会为一棵花草的枯萎而忧伤万分。也许我们的一些努力并没有希望的结果,也许我们倾注了汗水仍无法缤纷,也许我们会因一次的挫折而绕道远行——但只要心中一直存在对美好愿望的坚持与捍卫,而这一切,也将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丰盈与厚重。

微型小说

天使曾经来过

□吴培利

桃花出生在阳春三月。那时,家门口的——一棵桃花正开得鲜艳。奶奶说:就叫桃花吧。

桃花从懂事起,就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别的孩子有娘,自己没有。暮色里,炊烟袅袅的村庄很美丽,美丽的还有那高一声低一声母亲唤小孩回家的声音。那声音和炊烟一起,在村庄上空缠绵,渲染。桃花常常痴迷在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呼唤里,想像着娘亲吻自己时的模样和声音。桃花问爹:“我娘呢?”爹把眼珠子瞪得像牛眼睛那么大,眉毛一竖:“死了!”桃花不信,问奶奶:“我娘呢?”奶奶恨声地骂:“想那傻子做啥?”

从此,桃花缄默了嘴巴,不再向他们打听娘了,但桃花的耳朵从此变得无比灵敏,凡是和娘有关的点点滴滴都会被她一点不漏地捕捉到。

桃花的娘是个傻子,是被爹休掉的。村里人每提及这件事,仍然用“休”这个陈旧的字眼代替“离婚”,足以说明爹在这件事情上的主导地位。爹因家庭成分不好误了婚事,娶娘的目的,无非想让她给家里传宗接代,可娘的肚子偏偏好几年不见动静。娘不知道干净,土里泥里的乱撒乱坐,屎尿也不能自理,衣服总是脏兮兮的,常常挨爹和奶奶的毒打。为此,爹和奶奶在村子里落下了坏名声。好不容易,娘开怀生下了桃花。此时此刻的爹和奶奶,已经不敢奢望她还能再给家里添丁进口了,不等娘月子做满,就把她休掉了。

桃花是12岁那年离家出走的。她走进榆

树沟村,走进一个破旧的院落。她看到一个傻乎乎的女人,一个苍老的男人,和一个小孩。女人的衣着有点邋遢,但远比想象的要干净好多。她短发,团团圆圆,很胖,坐在门槛上直直地望着她笑,嘴里竟然含糊不清地喊出了“桃花”两个字。口水顺着她的嘴角往下流,一直滴滴到襟前。他们的孩子正坐在板凳上,脖子上掖着床单,等待着男人给他理完头发。桃花很自然地晾衣绳上扯下唯一的毛巾,给女人擦拭口水。她大大的眼睛里汪着纯净的蓝,盯着手拿推剪的男人说:“我不走了——她是俺娘。”男人看看她,又看看女人,两张相像的脸让他轻轻地叹一口气,应允下来。

过去,家里穷,女人傻,男人免不了有脾气烦躁的时候,他会忍不住借骂女人解气。骂归骂,男人却从不打女人。男人的心肠好是出了名的。男人以前是老光棍儿,女人的娘家听说他心眼好,就把女人主动送到门上。桃花来了以后,男人连骂女人一句也很少了。桃花懂事,操持家务,疼爱弟弟,照顾傻娘,就像个小家长。她的书包里经常塞个编织袋,放学回家,编织袋总是沉甸甸的,里面装着信手从沟沿边捋拽的猪草。男人说:“桃花是老天爷赐给俺的女儿呢!”

桃花初中一毕业,就到城里打工去了。一晃,该出嫁了。没等热心的媒人张罗,主意的她竟然不声不响地把终身大事订下了。

桃花找的是个老男人,有钱。村里人叹息说,一朵鲜花插在那什么上啊!不知谁还打听

到,桃花这是去给人家做小呢!

面对闺中小姐妹的指责,村里老少爷们婶子大娘的指指戳戳,桃花一律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她很坚决地把家里的三间破瓦房扒掉,盖起了亮堂堂的两层小楼。村里人落泪了,这房子是桃花为弟弟盖的呀!穷家破院,又有那个傻娘,桃花这是怕即将成年的弟弟打光棍儿呢。

小楼盖起的时候,就是桃花出嫁的日子。没有花车,没有唢呐,没有鞭炮,一辆黑色的奥迪悄无声息地驶进村子,停在桃花家的小楼前。

桃花眼睛湿湿地上车,又下了车。她先给傻娘擦擦嘴角的口水,又给继父拂拭掉衣服上的白灰。接着,拉过弟弟的手,眼睛里仍然是碎碎的纯净的蓝:“我把爹娘交给你了……”弟弟泣不成声。

那天,整个村子的人都赶来送行。他们真心实意地叮嘱桃花:“桃花,万一过不惯,榆树沟还是你的家!”他们心里没有一丝一毫鄙薄桃花的意思了。他们觉得,桃花嫁得风光不风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桃花一定要过得好——桃花就像落在榆树沟村的天使。天使,一定要有个好归宿!村里要是哪个孩子嫌弃自己的爹娘,他们就会说:“学学桃花,连傻娘还不嫌弃呢!”

只是桃花,她再也没有回过榆树沟,就好像她从来不曾出现过。人们经常看到一个佝偻着身子的老汉,守着房前屋后的桃树,喃喃着喊:“桃花……桃花……”

人与自然

在春天里种一棵树

□余同友

的山上走去。山上长满了荒草和参天大树,草呢,刚泛了一点绿,树呢,大多是常绿的松树,走在草地上,软软的,早春的阳光从松林里漏下来,打在妻子和儿子的身上,好像他们也成了一种植物。

在一个向阳的坡地上,我们发现了一片小松林,只有一米多高,比九岁的儿子还要矮一些,它们挨挨挤挤地站在那里,像怯怯地打量我们,选哪一棵呢?妻子和儿子发生了“冲突”,一个要挖这棵,一个要挖那棵,我远远地看着小松树,忽然我有了一个发现,我说,你们看,小树的绿和大树的绿多不一样。他们便都回头看看大树,又看看小树,噢,还真的不一样,大树的绿是深绿,是绿在骨子里的,而那些小松树呢,全绿在了表层,呈淡淡的鹅黄色。妻子跟孩子说,这就跟人一样,你看我的皮肤哪能跟孩子比?人就是这样一年一年地老去了。

妻子抒情的时候,儿子夺过我的锅铲就挖开了。表面上的土还是松的,挖了一会儿,铲子就再也深入不下去了,我们就轮番上阵,手指上

开始我们没想到种树。我们在收拾楼下小贮藏间的杂物,咣啷一声,从一堆废物中滚出一个大大的东西来,定睛一看,我和妻子都笑了,是一个大花钵。这还是我们搬进新房时一个朋友送的,当然那时里面栽着一棵发财树,其结果是,两三个月后,树死了,钵子也被清理到了杂物中间。妻子端起花钵,左看右看,这还是一个好好的花钵呀,她说,总该种点什么吧。我说,种什么呢,连发财树都种不活还能种什么?妻子不高兴地说,注定我们是发不了财了,还注定我们不能种点什么呀,再不行,我种大蒜。妻子的情绪已经上升到了宿命论上了,我只好应声说,那是,种点什么呢。妻子扭头想了想,我们不去苗木市场买,我们自己到山上去挖一棵小树,野地里的树肯定好活。

吃过中午饭,我和妻子带着儿子坐公交车到了城西的烈士陵园。下了车,我掏出了一个废弃的锅铲,准备掘土用的;妻子拿出了大塑料袋,用于装土;儿子呢,背着一堆零食。我们往人少僻静

沾满了黄泥巴,脸上也沁出了细汗。偏偏又刮起了风,风也不管我们,把树苗刮得东倒西歪,挖树坑,挖树坑,我们喊着劳动的号子,对于这样单调的劳动,如果没有一个叫做浪漫的东西来支撑,无论如何是坚持不下去的。我越来越发现浪漫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它可以使平凡的生活翻腾出浪花,可以使单调的生活有了不同的色调,也就是说有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风也喝饱了,汗也流够了,一背包的面包和火腿肠也消化在胃里面了。我们终于挖起了一棵嫩绿的小松树,包了土,又坐上从郊区往城里去的公交,车上人不多,我把小松树放在座位旁,阳光追逐着车子,照在松树上,我闻到了一股松脂的香味,它渐渐地弥漫在整个车厢里,车上的人奇怪地看着我们,我看看妻子和儿子,他俩和我一样,抿着嘴,不说话,脸上却满是骄傲和幸福的神色。

回到家,种上那棵野地里的小松树,我们心里的幸福感一直不减,我想,其实幸福也是一件容易的事,譬如,在这个春天里种一棵小松树。



《通通有》医疗药品 基本规格:2.8x4cm 刊登时间:每周一至周五 本栏目信息在《通通有》生活资讯、通通有网站 www.totoyou.net 同步免费发布 24小时广告热线 63399000

Advertisement for '温柔一刀大脚骨' (Gentle One Cut Big Bone) surgery. It features images of feet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and lists services like '郑州同济医院' (Zhengzhou Tongji Hospital) and '会诊期间' (Consultation Period).

Advertisement for '青岛黄海制药开建国内首个药用海藻酸钠项目' (Qingdao Huanghai Pharmaceutical Building the First Domestic Project for Medicinal Alginic Acid Sodium). It discusses the project's significance and the company's commitment to quality.

Advertisement for '158元 治疗 皮肤癣' (158 Yuan Treatment for Skin Fungus). It claims to be a cure for various skin conditions and includes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郑州中原医院' (Zhengzhou Zhongyuan Hospital).

Advertisement for '郑州中原医院' (Zhengzhou Zhongyuan Hospital). It lists various medical services, including internal medicine, surgery, and gynecology, and provides a phone number and address.